5.6.78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T'ang, Shun-chih
2698 T'ang Ching-ch'uan chi
T35
1681
v.3-4

East Asia

v3

V. 4

唐荊川集卷之五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書

答洪芳洲主事

承示關政藹然寬恤禮讓之意至於節用惠商以身先之非吾兄雅志古道不能為此中間意有偏重處亦稍為指摘一二以復來命自嘆艸埜書生不能識知權場事體終為目論耳萬不如吾兄身歷其地而斟酌之之為精也雖然山人所知者去權場中弊病猶易去心術中弊病則難昔人謂有意為不善與有

意為善皆能累心如瓦石屑金玉屑皆能障眼惟慎獨二字是千古正法眼藏若於此參透則終日履道只是家常茶飯平平坦坦不作一毫聲色世間一切好題目惡題目皆不能累我矣吾兄向善甚篤持身甚嚴迥在流俗之外僕一見而知敬之如瓦石屑自是不能障兄第恐所謂金玉屑者不謂無一點半點尚著眼中耳二程全書近曾留意否冬來獨居思兄為切杭城多事僕恐不能來蕭山人之道宜爾也候面奉報

夏鍾日語必透頂不知生破多少蒲團

首句上一有別兄久矣四字

玹本無玉旁

○與鄭淡泉文選

僕居閒無事時、取晦菴先生之書讀之、至答陳永嘉書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不覺慨然發嘆、以謂三代以下人材與三代以上劃然隔作兩截、其隱微深錮之病、只是如此、然同甫亦是豪傑、豈肯便自坐落利霸窠子裏去、只緣差却些子、其流遂至於此、有志者真不可不慎於毫釐也、試以請於兄、兄試教之、

復鍾日可稱龍川知已

○答戚南玹

來書滿紙、無一字非膏肓之病、無一字非瞑眩之藥、

兄之惠我極厚極厚非言可爲謝也論語曰據於德
游於藝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德之與藝說作一
个不得說作二个不得纔提起處色色總在面前纔
放下處了了更無一物自是人心本來之妙而不容
增減也古人終日從事於琴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
曲藝之間旣云終日從事矣然特可謂之游而不可
謂之溺今之人其於琴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
卽便偶一爲之則亦可謂之溺而不可謂之游何也
爲其有欣厭心也爲其有好醜心也爲其有爭長競
短之心也欣厭心好醜心長短心此兄之所謂卽是

塵機也。然則所謂藝成而下者。非是藝病。乃是心病。也。掃除心病。用息塵機。弟敢不自力以承兄之教也。雖然、塵機息盡。渾淪道心。亦願兄之無忽斯言也。

夏鍾日古聖人揮絃鳴琴舞干羽兩階此是游藝至精至微處此文一二道着

答王遵巖

兩得兄書、拳拳以病體爲念、眞意懇惻、令人讀之堪、爲潸下、非兄死生之交、不能至此、感激感激、人傳言吾病過重者、葢有兩說、一則以本臂爲患。痰火時作。不得不閉户調理。人以我經年病不見人。則以我病不可支矣。不知我貌則槁矣。而精神尚可不死。葢近

於養生家稍稍得一歸根法也。其一說則自以早年有志今四十外矣而猶然醉夢人也。蓋非特文章氣節平生所劼力而從事者。既於眞性不切。及所聞於經書師友與意見之所窺測。而自以爲道者亦竟如隔壁聽話全無交涉。近年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年前意見種種抹撥。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卻原自帶來。死時一

先生談性理諸書俱從此則先生語錄參來

物帶不去。此物卻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爲有物。則何睹何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

掛○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念○晝○夜○不○捨○如○養○珠○抱○卵○下○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則○不○能○收○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聞○道○者○絕○嘆○其○難○也○好仁者無以尚之○此○眞○消○息○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此眞工○夫○也○無以尚之○則有一○物○可○尚○便○不○是○此○物○矣○忘食○則於閒事有不暇者矣○如愚○則○於○才○技○有不使者矣○孔顏○一○生○工○夫○所○以○完○養○收○攝○此○寶○藏○也○僕近稍悟得此意○而深恨年已過時○雖知其無成○然本是自家寶藏○不得不有冀於萬一○也○是以痛爲掃抹閒事○收斂精神之計○則不得不簡

於應接○欲簡于應接○不得不託於病○不可支以謝客○
是以人知吾之病甚○而不知吾之別有意也○此意更
不敢露於人○以兄念我太厚○憂我太深○故特披露之○
兄萬無洩我秘密○重增嘵嘵之口也○安友爲求序、得
託雄文以不朽、甚幸過望、僕舊從兄學爲文章○有一
二僅得處○盡是兄之指教○但才既不長○又不能竭精
力以從事是以遂成廢罷○韓子所謂徙業者不齊、其
畝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絕塵而已矣○近來自觀舊稿、
支離叛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既不當、文亦未工、赧然
盡欲焚燒而後爲快、緣頗爲人抄錄、無可奈何、益以

吾今日文字伎倆須并卻三四年精力專專幹此一事自謂可望於古人閫域今自度必無此閒精神可以了此也既自知不了則豈欲以不了者而信今傳後乎亦愚矣貴鄉洪子因信兄而過信我遂亦以我爲可與斯文也與安友謀刻之而請序於兄僕既而聞之愧汗駭愕蓋吾文未成吾自知之且不欲此生爲言語文字人也居常以刻文字爲無廉耻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閒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家子弟則須有遺囑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僕居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

此段文字痛快極矣

可笑者其居沽細人有一碗飯喫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飯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前亦絕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

罵得大毒

秦始皇李斯亦是天生的好手段

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減價矣可笑可笑僕又何用更置一莖艸于鄭林棼棼之間哉至於求序於兄僕與兄何等朋

友也。其有所求。吾自求之。而何待於人爲之媒哉。以爲吾文苟有成。則當求兄。不成則不敢以累兄。知人之明也。及得兄序讀之。令人益增慙汗。吳下自古來。文人正不少。以爲僕蓋過二千年吳下詞人。而接札游之文統。既使兄爲私於所好。又若使僕與人爭名爭先然者。非兄之所以愛僕也。使兄今日爲僕作序。則亦宜道兄與僕。昔以文相切磋。以才弱志隳。幾成而罷之意。句句道却實事。庶使兄爲不誣。而吾亦可以不愧耳。至於兄之雄文。則千百年自有定價。倘吾文稍進。乃敢爲兄作序。今且不欲羔袖於狐裘也。刻

板事既已力止兄序遂亦寶藏之未敢示人也

夏鍾日說胸中這些影子消息工夫字字微細說世人墓誌詩文可笑處字字痛快余于先生諸牘眞不厭百迴讀也

與華郎中補菴

僕不能爲義而竊好人之爲義古者有無相通以成一體二記文中頗盡之嘗見世間富人惜財如惜血苟出其橐中朽腐棄餘尚足以活宗戚閭里無限垂絕之命乃睽睽相視不少動乎其心以爲生財之道宜如此蓄財生而心死焉久矣以此僕於執事義田及史君荒涂二事心竊慕之凡求余文者多莫之與

而此二文者。雖兩君不以余諉。而余固樂爲之役也。況其見求之殷乎。但筆力凡駑、不能發揚盛事。以風厲世人。是可愧耳。雖然聞方洲謂吾文勝錢公輔。此或不敢虛讓。執事眼中。自當得之。但裴晉公奉酬皇甫持正文價故事。不知執事如何爲處耳。生平未嘗敢受潤筆之資。聊書此發吾丈一笑。

夏鍾門財生心死四字
悄人大家急宜猛省

答江五坡提學

海內交游如兄者幾人。而交游中能重意氣。不輕然諾如兄者。又幾人。與兄一別。至今幾時。中間問訊能

相通者有幾、眷言思之、可爲悵悵、李中谿使來辱手書惓惓、殊自慰幸、又辱寄到十三經註疏、此大惠也、僕於此書、去歲在山中、偶嘗讀之、而於三禮者讀之頗詳、竊以爲王鄭諸儒。雖未能深究乎先王之精藴。至於形聲器度之間。比較同異。參量古今。其功最多。學者欲因筌蹄以求魚兎。則此書不可不觀。惜其舊板譌謬既多、模糊又甚、故雖素好學者、或倦於觀焉、兄之刻此、學者可爲幸矣、而僕山埜之人、頗先得之、不尤爲幸歟、中谿又欲刻杜佑通典、恐此亦須刻也、兄可贊之、伏惟兄之滋闓、且三年矣、八閩之士、固已

丕然向下風矣而兄猶以人才風俗轉移變化之故未得其端爲言者此足以知兄之志也夫今之爲提學者苟博識善文及程較諸士子文字之精與否而一無所失則已赫然足以收士心取高譽矣至於人才風俗轉移變化則提學不以是自責而人亦不以是責之也兄獨慨然有意乎此固不以世人所趨尚與兄素所精詣者爲可滿而必以不如古人之善作人者爲可歎歟古之道推其自治者以教人故德修而教以尊教而後知困知困而後能自反故因其教人也而德益修所謂教學相半也人之性行牽隸暗

伏者多而果決雄毅者固少矣得其果決雄毅而能爲剛中者又加少耳故皐陶之論九德曰剛而塞強而義而箕子亦曰高明柔克兄固雄毅果決者剛者強者高明者也持之以動心忍性之力致之以收斂凝靜之實克之以柔養之以中使剛者必塞而不近於露強者必義而不過乎激積之也厚而蓄之也密則兄之所以自進與其所以發人至於人才風俗轉移變化恐無以易此矣然此在兄之材力亦何難也嗟乎士之蕩於紛華兢於馳鶩而不歸其根也久矣閩固多文少實之域也非兄孰能振之而欲振之豈

在聲邑文字之間哉固有道矣若其次則莫切於風勵學官僕竊謂今之提學以一人督率六七郡之士即使如古之善作人者則善矣非（一作雖）然則勢固亦不能人人而薰之與日日而礱之也不能人人而薰之與日日而礱之則其所被者淺矣古之敎者自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有師而至于五百家爲比比有師豈特敎萬二千五百家者則賢哉彼其敎五百家者亦盡賢人也即使今之提學如古之善作人者亦不過六七郡共得一良師耳爲此六七郡得一良師孰與爲此六七郡得百十良師故爲提學者莫急於風勵

學官○今學官璅尾自卑○嗜利無比○人人相師○靡然一風○雖有一二材俊之士○出乎其間○猶懼其隨而偃也○誠欲有以風勵之○又恐非一提學之官○與四三年之間所得爲耳○然以兄之材○必能有以處此○竊願聞教焉曩與王道思書○亦曾及於提學之說○大抵不出所請教於兄者矣○僕今歲移家荆溪、此中山水清絕、頗能悅人、在病夫尤宜也、邇來儘善飯、羸弱之軀可以自支、惟學不加進、殊愧知已、然於動心忍性○收歛凝靜○此僕之所請教吾兄者○亦不敢自棄也○更願兄時督教之○所示讀書太苦○蕩搖精魄之說○此兄之甚愛

我敢不拜教尊作儒學記文最古雅然此自兄素所精詣不俟贊也山中亦有一二拙言更容繕寫求教艸艸白

夏鍾日推其自治者以教人一段風勵學官以教人又一段反覆敷衍不為膚淺之言

與洪芳洲書

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眞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為上乘文字楊子雲閃縮譎怪欲說不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知胥山子極有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近來作家如吹畫

一斤片毛一作一片皮毛

壺（小兒所吹泥鼓，俗謂之畫壺）糊糊塗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居割肉一斤片毛斯益下矣試質之兄其有會焉否

夏鍾曰郎子雲之書定子雲之人自是不易之論

與王遵巖參政

不會兄於武夷、終是此生不了心事、三年之間、定當發與耳近來有一僻見、以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豐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然文莫如南豐則兄知之矣詩莫如康節則雖兄亦且大笑此非迂頭巾論道之說蓋以為詩思精妙語奇格高誠未見有如康節者知康節詩者莫如白沙翁其言曰子美

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猶是二影子之見。康節以鍛煉入平淡。亦可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矣。何待兼子美而後爲工哉。古今詩庶幾康節者。獨寒山靜節二老翁耳。亦未見如康節之工也。兄如以此言爲癡迂。則吾近來事事癡迂。大率類此耳。兄嘗謂非兄不能序吾之文。非吾不能序兄之文。誠然誠然。仙道偪人。筆墨久廢。然於兄終當果此約。勿以久近拘之也。

夏鍾日二妙罕能兼句原妙不特爲學杜邵者註脚先生以康節不必兼子美而後工更知康節矣

與董后峰主事

曩時横山忍死之託、賴吾執事週旋其間、僕用是激于公義不敢違命鄙人獲締姻好我執事實然是執事之能惠顧于王氏也今王氏孱然一綫之緒有甚于横山忍死之時而令姨殷勤之情豈異于横山忍死之託也僕不自揣竊敢以僕之所自爲者望之執事以執事高誼豈以曩時所以教僕者今日肯以身自讓之乎執事若不忘先大夫人姊妹之好照臨王氏而許之一言是執事之能曲庇王氏也而僕之所不能終事于王氏者其亦可以無憾矣惟執事亮之、

夏鍾曰彷彿

左氏檀弓

與雷古和提學

執事仗節秉義當世之至不可干以私者也僕平生頗知守區區之孤介未嘗敢干人以私者也以平生不敢干人以私之人而輒干之於必不可干以私之上官而又未嘗有一面之識也雖愚者亦知其足以觸罪而無所得矣而僕乃不揣冒為之則其情亦可察矣故河南提學陳后岡束者鄙人生死之交也念其生死之交而欲為之庇其後此鄙人之私也陳君自束髮即知苦學砥節其為翰林不肯諂屈於權貴人遂為奸讒所中而權貴人斥之外藩繼以夭殁今

其棺櫬浮寄客土歷十餘年而不能葬以四十餘歲之病妻撫十六七歲之弱子兩尸一家僮僕無倚伶仃牢落行道所悲陳君歷官十四五年未嘗有百金之產止靠死後數百兩賻金僕不得已為之經營而歲還之息妻子生計如是而已且夫憫其以砥節遭蹇而欲為之庇其後此亦觀風者之責而天下之公也今其子漸能讀父書或厠之學校之中則庶可以不墜先人之業以僕愚昧豈不知奔競進學浙中風俗之大蠹而執事之所最禁哉以為好修砥節陳君既是善類而士大夫妻子流落又未有如陳君者倘

執事能處其子於常格之外秖足以爲志士畸人之勸而不足以爲請囑貪競之援例也此僕所以不敢干之他人而必干之執事以爲執事能直道於炙手炎炎之輩必能垂憐於清寒牢落之家能必不爲世俗人之所爲必能爲世俗之所不爲也知我罪我惟執事教之

夏鍾曰古道深情宛轉迫出可以媿人可以感人

答萬思節叅政

近得書知吾友爲衰朽謀者甚厚然書中所言鄙意尚有未然者如書中所言蓋有見於委曲狥人者之

爲非而無見于自牖于巷者之爲是也有見於鴻飛冥冥者之爲是而無見于匏繫果哉者之爲非也天下一舟也天下之人一同舟之人也猝然而遇風浪大作縱知其無可柰何其欄頭把柁之人焉得不盡其氣力以呼號同舟之人之有氣力者而爲之助共同舟之人亦焉得不聽欄頭把柁者之呼號而盡其氣力以冀其必濟乎又況未至于必不可柰何者乎此蹇之所以匪躬而大過之所以過涉也時行時止我一付之無心人用人舍吾友亦何必爲我有意哉苟爲我急急求解脫其與爲我汲汲于求進雖題目

不同其有意則一也。

夏鍾日先生晚年一出有合大易蹇之匪躬大過之滅頂觀其答萬叅政此書則群議亦可釋然矣

與蔡白石郎中

曩承答教、深慰素懷、且自笑僕之所知於兄者淺也、僕嘗謂學者非無痛痒之爲貴、而以眞知痛痒爲先。知痛則不能不護而藥之。知痒則不能不爬而搔之。今之學者病在徧身麻木。全然不痛不痒。所以更不得力。然知痛痒。若不是眞知其更不可忍處。亦是不知痛痒。縱使爬搔護藥。亦悠悠不得力也。來書云、詞章爲聰明之害、又云、於苫土中覺得曩時醉夢流淚、

此是吾兄一口說着平生痛痒一些不自瞞一些不瞞人即此一些不自瞞不瞞人處何等光明何等直截便是超凡入道眞根子也雖然昔人所謂舊習如落葉既掃復積兄試觀之既覺得曩時醉夢流浪之後四五年來種種世味種種酬應種種思慮能盡不醉夢不流浪否抑時有醉夢流浪處否醉夢流浪處當時便能覺得既覺得便能撥轉得否抑亦有恍惚不便覺得牽掣不便撥轉得否即如把筆作詩時自覺淡然一無喜心否既有喜心其於好醜贊毀種種勝心能不藁然而動否覺有動處便能銷化否抑亦

有牽掣不便銷化否其不把筆爲詩時喜心勝心能
不潛伏否不止作詩一節凡一切外馳習心能銷化
否不潛伏否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一些不得瞞過一
些不得放過乃是眞知痛痒既眞知痛痒即境界不
論靜閙工夫不論頓漸靜閙一境界也頓漸一工夫
也兄以避北而就南舍頓而即漸爲說夫閙處不得
力即靜處未可謂之得力不究竟所謂頓亦安有所
謂漸乎收攝精神併歸一路漸即是頓即此一路接
續不斷頓即是漸非二致也然吾兄討方便處用力
亦未嘗不是也既眞用力則靜閙頓漸不患其不一

矣○來書所病世之君子○以聖學之名○襲江左之實○是非頓之爲患也○正坐自瞞過○自放過○麻木不識痛痒耳○翁之不肖○年來痛痒頗漸○自知追尋病根○大率苦血氣之爲累○血氣薰成○習氣不能自脫○詩文之障○亦時尚往來胸中○翁爭分數重輕而已○此不能以欺兄者○自顧齒髮漸衰○痛痒心切○既稍有知○不敢不極力爬搔藥○使此生甘爲麻痺人也○來書提出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但如前所說○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爲矜持把捉○則

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謂之脫灑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脫灑在辨之而已兄以爲脫灑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脫灑非二致也弟之不肖正程子所謂墮在沉滯執泥坑裏者自愧脫灑之未能也惟兄教之僕之所請教於兄大要只是一言願兄時時無忘苦土中所見如何如何

夏鍾日真知痛痒一些不瞞不放靜鬧頓漸一以貫之未又將小心脫灑辨析一番真得先儒精髓

與陸東湖錦衣都督 其二

三沙之賊千二三百人不曾擄得江浙一些財帛皆如餓虎若防守稍不嚴一登老岸禍豈可言吾自家親到賊老巢邊滿牆倭子只隔一箭地吾與兵備兩隻船經月在海洋中嚴督水陸將士日夜防守僅圍得住千餘倭子在一塊沙上至于楠巢之舉則以賊在死地我兵素怯見賊便走苗兵狼兵亦復如是是以雖曾獲有首級二十四顆而殺傷奔走之餘士氣益不振當別選勁兵伺隙圖之此事不知是難是易向所示江北避難之說吾去江北時江北之賊勢已摧敗又已搶有船隻包裹勢不擒則走矣吾之去江

北而來江南乃去易就難非去難就易也一笑一笑平生不自量吃虧處正是欲揀難事做朝廷原用我做視軍情官我是看人幹事的假如我只高坐省城或蘇州今日一道文書江北督總兵明日一道文書江南督兵備誰論得我者矢石馳驅風波漂蕩豈是人情所樂今日惹出許多議論皆吾之好難非起于吾之避難也自出山以來看盡世事只少一箇武子之愚聖人此一句議論千古少不得也至如三沙之役尤有不得已者撫公告病候代巡公丁憂巡江自五月交代至今未至蘇松皆缺正官江南無一上司

吾若又推脫擔子賊未必不登老岸矣然賊登老岸人却又責不得我我非守一處地方官也此等使乖處五十歲外老人豈便智不能及此念乎昔素是愚人只幹愚人事耳成敗利鈍不敢計也調兵無益而有損費盡江南幾萬錢粮竟不能得其一戰之用而去至于地方騷擾幾如寇至此深可以爲創而不忍言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今歲江南旱荒數十年所無民命將盡不堪奈何幸吾友千萬爲生靈留念此大陰德也

夏鍾曰先生事業從難處做先生學問從苦中求愚以此二語測先生先生其許之乎

答徐存齋相公

得來翰三復感歎深知兄之苦心然不待兄書亦深知兄之苦心也河上公之言曰圖難者於易為大者於細故勢有所不可必行則有拯有隨歸於委曲從宜以成天下之務事有所不可不豫則或迂其身歸於彌縫微密以濟天下之幾是以天下陰受其福而不見其功此非古之所謂誠與才合者不能而後世喜功之士與務為名高之人皆不足以及此也平生固嘗以誠與才合屬之兄矣願以不計利鈍鞠躬盡力之義苦心其間此同志之望也僕今年自種數畝

薄田始識稼穡滋味至於少日雄心不覺漸自灰冷或記及往事則已忽忽如夢中今讀兄書亦如聞人說夢中事今復饒舌奉答亦如夢中又自說夢也幸笑而置之漁石公豁達開朗一見而知其非今人遂不覺開口論世事然亦甚自笑嘗昔老婆心有未盡拋却處也別兄後多病廢學惟有閉關謝客一事只欲走還舊路此駕遂不可廻亦自念不免負兄拳拳相敎之意柰何稽生所云性有所不可強也呂與叔大臨蔡顯道良佐程門之選也呂有玉溪文集或版在陝中謝有上蔡文集或版在河南煩兄一爲求之

卽使今世無版、兄求之多藏書家、亦或可得、能以相
寄、爲山中讀書之助、亦大惠也、

二

吾丈負天下之望久矣、僕誠迂愚無識、亦竊嘗以誠與才合屬之吾丈者。今居相位。將爲國家起百年太平之業。葢非吾丈之誠與才。不克有濟。非得盡吾丈之誠與才。亦不克有濟也。山澤病夫、願少須臾焉、以觀盛續、吾丈其將使民無失望哉。使吾無失望哉。一二十人、自北來、多道吾丈拳拳垂念鄙人、雖然、吾丈知吾之昔。而不知吾之今。非昔人矣。樗散闒茸、百念

盡冷、已作一方外人矣、追思曩與吾丈及浚谷相聚。謬負意氣。欲攘臂於經時之略。眞如說夢。可發一笑。更有可自笑者閉門縮首。幽其影響以避咎。而卒不免于每速衆口之咎。槁形。灰心。毁棄廉隅以逃名。而卒不免于每冒不情之名。乃知大易發無咎無譽一。爻。所以。教。戒山林之士。意至。深遠。初看若甚易然仔細求之。非混化形迹。同而能異。異而能同。處世人之間不。特不。使人見有。一毫可憎嫉。處亦不使人見。有。一。毫可。稱述。處則誠不足以及此耳。東南海寇出沒、於國家雖爲疥癬而百姓則不堪荼毒、非特蘇松爲

然○敝郡亦凜凜于鄰之震矣○曩者變起倉卒蔡操江以身任之○雖無成功○亦儘支撐○劾非其罪○有足惜者○

夏鍾日所答徐相國二書爲人爲己學問俱周密但不解此時先生家居諒以司諫還山其稱相公亦只見丈先輩質朴樂道而忘人之勢一至于此若在今人便不敢矣

與王體仁

體仁與吾別且三年○知工夫當更有入細處○至於世路利鈍○一切不足道也○吾數年來○且用操鍊中頗見古人學問頭腦○四十年散亂精神儘從收拾自此發憤努力○或可不辜負此生耳○學問雖是人人本分事○然非豪傑不能志○非刻苦不能成○當世學者○悠悠只

是說好看話做好看事過却一生到底終無結果可時時將忘食忘寢舊案叅對便見得吾人今日工夫較古人疎密何如也如雞抱卵如龍養珠仙家煉幻形者猶然況人爲真性命者乎便間聊此致愛助之意容相約過毘陵一相切磋也

夏鍾日連好看話亦不說好看事亦不做其人學問又何如耶

寄趙浚谷

舍姪歸道兄起居卽如見兄一番殊慰殊慰兄履危而獲安處疑而獲信益天爲社稷也僕多病早衰年乘五十齒牙半已搖落每誦陶潛世短意恒多斯人

樂久生之語○輒爲一笑○四十歲時此心已成灰冷○及邊警再三告○激于臣子大義○不覺熱中一番○數年來此心又漸銷歇○蓋不待世人棄我○亦自知分量之所定矣○康濟事業○有兄等在○僕之不能從兄游者○其亦數也、兄爲張德遠有餘力○異日僕亦可以無媿○蘇雲卿也乎○前年病幾危、時耿耿此心、獨以不得見兄與念菴爲憾、去年必欲到江西○乃了會念菴心事○獨未得見兄耳○見兄之心○無時忘之○此非特朋游之私○自以此身雖不與世事○亦欲對兄一寫江湖之憂○且欲劇談草野迂疎之見○或可爲兄濟時少助而已○但僕

旣爲老親羈絆而念菴出門亦頗滋滯若今歲不果訪兄則須待三年五十歲之外作一游方道人見兄耳舍侄言兄氣象和平藹然可掬知兄進德非復昔時露英氣矣僕嘗迂論古稱伊呂伊尹將則將相則相渾然無跡可言至若老呂以鷹揚稱以發揚蹈厲稱未免露出將才氣象此老呂不及老伊處也何如何如僕近來悉同一路儘有入門候兄功成身退時相聚深山中一談未晩也舍姪曾傳兄兩瘈踵息之說僕亦已知之此非面論不能悉

夏鍾曰老呂未免露出將才氣象此論自妙

答呂沃洲

居鄉無朋友夾持、深懼墮落、得來教不覺憮然、甚幸甚慰、兄云暫時寧靜、若有端倪、恍惚轉移、復離本體、自非兄之懇心眞實、直從心源上着工夫、不能爲此言、然兄自謂未得把柄入手者。正恐其病亦坐乎此。大率此學。只論有欲無欲。不論寧靜擾動。若本無欲障。則頃刻之間。念念遷轉。卽是本體。若欲障未盡。則雖。窮年默坐。能使一念不起。亦只是自私自利根子。白沙先生、嘗言靜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看。蓋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眞源。故發此耳。若識得

無欲種子則意眞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兄云山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卧以待心志之定即此便有欣羨畔援在矣請兄且毋必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轇轕往來不窮之中更試觀此心何如其應酬轇轕與閉關獨卧時還自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爲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兄更於此著力一番若有得與有疑幸不惜見教也苟以爲多病羸弱精力不及閉關以養疾則可耳閉關以養心則不可也程子嘗曰習忘以養心則可習忘

以求道則甚有害其辨之精矣然養生亦只在無欲上求之故曰飲食男女聖賢自這裏做工夫斯言至近而精兄有意於元氣之復乎則願兄毋忽斯言也弟亦多病羸體益平生得效良方在此耳至於厭事之病弟亦素有之然舊未嘗自以爲病今幸知病矣何日得與兄共坐一室日夜相與磨勘洗濯此心臨書耿耿

夏鍾曰飲食男女聖賢自這裏做工夫斯言至近而精不至使人認光景意象作活計也妙妙

與張本靜

曩奉清論每服吾兄任道之勇別來又聞兄家居工

夫精進殊以爲慰近承來諭同志中往往夢中作醒語誠然誠然其下者假公濟私其高者以意見所到爲實際蓋緣始初發心原不曾下眞種子所以頭出頭沒轉來轉去竟不出人意料日中方且認賊作子自謂超悟誑已誑人以迷指迷道之不明不行深可太息僕亦夢中人也雖然自數年來益覺掃除私意之難蓋信古人備嘗艱苦動心忍性知險知阻是細細磨鍊細細降伏此心處方欲強勉從事銖寸積累十數年庶幾少有所進不敢自負也若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

成一番議論一番意見而已謝上蔡云今之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耳透得名利關此是小歇腳此古人自驗過不誑語也兄邇來自考處何如天理愈窮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之甚深徹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東南勢利之習薰塞宇宙腥穢人心蓋末世氣習盡然而東南靡利之鄉則爲尤矣昔人所謂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變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乎奈何今但於後輩中覘其一二有志者稍稍語之以義利賓主之辨然亦不敢深求而過

責之。但令其立定趨向。儘力從事於淸苦淡薄。使日揩月磨。庶有以奪其紛華盛麗之好而已。然亦不知後竟得力否也。令兄質地近樸。愧不能有以開發之。且抱病亟歸。又不能久相與也。然家庭兄弟閒。自有餘師矣。至舉業一節。似亦未嘗苦心。其間今但令其讀古傳(一作偽)先之書。反之於心。稍稍窺見理路。然後轉向舉業上去。亦以速歸。不及竟矣。諸皆負其遠來歉歉。秋間或得同舍弟至南都。此時可得一奉教。然未敢必也。臨書馳情。

叟鍾曰如聞晨鐘令人深省

唐荊川集卷之六

武進唐順之應德著　晉江張汝瑚夏鍾選

祭文

永州祭柳子厚文　代父作

竊惟山川之與人文同於擅天地之靈秘顧若有神物愛惜乎其間深扃固鑰而不輕以示永之山水天作地藏經幾何年埋沒于灌莽蛇豕之區至公始大發其瓌偉而搜剔其荒翳公之文章開陽闔陰固所自得至於縱其幽遐詭譎之觀而窮遂其要眇沉鬱之思則江山不爲無助而公之窮愁困阨豈造物者亦

讀此益信山川之與人文相須若師友然

有深意蓋公之自記鈷鉧小丘也嘗以賀茲丘之有遭而韓退之亦以公竆不久斥不極或不能以文自見於世歷千載而較失得亦何尤乎偃蹇而擯棄某少而誦公之文見其模寫物狀則已爽然神遊黃山之顛冉溪之涘今來吏茲土周覽四顧而親覩其所謂廻奇獻巧者則又恍然若見乎公之文而挹其餘波之綺麗自顧樗散之才未能庶幾乎公之愚而戒貪于鼠懲猛于蛇敢不因公言以自勵聽風景之如昔想公之神恒往來于斯地聊奠觴而陳詞尚彷彿其來至

夏鍾日全

學柳柳州

祭丘思菴文

自余少時頗負迂僻、空濶乎寥廓之翔。而泥滓乎鄉人之處。糠粃乎世故。而蠓蠛乎禮法。然間以語人。則人漫不省爲何說。余見世人所爲。小者計刀錐之獲。大者競旂常之勳。粗者土偶乎衣帽履綦。細者筆舌乎儒墨。是非。零碎乎米鹽甕盎。劬勤於吊慶酒餔。熬鼎旋蟻。無頃時休。則余亦不省爲何事。以是踽然四顧。幾成怪人。里閈之間。一見吾子。遂託金石。以爲可與同心者。在古惟漆園生。在今惟子而已。自是往還。

旦必建燭宵必及鐘○或子言而我喏○或我嘲而子噓○
或談鋒競起○或閒然一默○子旣覙空一世而偶余余
亦塊然獨居而偕子○然不知者○則以爲吾兩人皆若
狂○其知者○則以爲相與切劘文章○砥礪節氣而已○至
其散髮而箕踞○瞬目而跳嘯○其所快然會意處○雖余
兩人亦不能自知也○但覺吾見子則然○見人則不然○
耳○及余以雕蟲末技○得厠聲利之途○餂腥染膏○終日
攢眉○而子以樗櫟託跡○遂志寂寞之野○茹菽齒冰○終
日嬉嬉然○子在寂寞之野○而余未嘗羨子之高○余浩
聲利之途○而子未嘗疑我之膩○以爲[illegible]是心也○余以

疎率果非適用屢進屢黜得返初服以從子子見余且泣且笑曰不意子之能自全也自是相與過從議論如曩時而情好有加焉子自三十以外則已決意絕進取然子重廉耻故不能妄得一錢子性高簡故又不能治生居常授書爲生卒以懶罷已而賣藥爲生又以懶罷而獨注意攻古文詞上摹秦漢然復以病罷棲棲環堵饘粥不聊旣乃從祿仕得寧陽教諭雖非素所好然亦以謂此官可隱也蓋莊生所云蒿目而憂世決性命以饕富貴此兩者皆謂之天弢而子皆解之余趣向雖與子同然能解其一而猶未能

脫然於其一常以愧子而子乃更以余爲是也余近年懶病亦如子乃始不復蒿目於世而子不及見矣不知子尚以余爲是邪爲非是耶子交游甚翛然人或託以事最忠信可使余嘗中夜與子臥偶論一二心事妻子不得聞者子曰吾恨不爲浣沙女余笑曰子之信豈待投瀨哉嗟乎自子之存吾於鄉曲得友一人焉自子之沒則一人亦盡矣雖然子子桑扈也吾豈敢以慟累子之魂聊述吾兩人平生所以相與於世外者以告子嗚呼子死矣其無有發余之狂言乎雖然子有不死者其尚能聽余之狂言矣乎

夏鍾日寫得眞至
不知是一是二

祭胡評事省齋文

嗚呼事有至急者病而需艾溺而需瓠是也然當其膏肓無虞則三年之艾等於腐草舟楫足恃則千金之瓠輕於敝箒自公之存東南承平且二百年戴白老儂不識兜鍪殳戟爲何物縉紳學士相與弄筆墨婉孌嬉游而已公方且日夜經營乎縱横韜鈐之變每賓客滿座談鋒迅發眞若旗鼓相對霆雹交繳何其壯也然持三年之艾而貫於飽食健步之人懷千金之瓠而衒於安流穩楫之時則言者類於迂濶聽

者厭其強聒一旦盜駭海隅毒滿郡國上官諸公乃
始倚公以計謀而公頹乎老且病矣公既死海氛益
張謀夫喑啞于是向之嬿婆嬉游目公爲迂濶者皆
凛凛愁不保其拏相與泣下聚耳冀公之一強聒而
不可得嗚呼此何以異於膏肓亟矣而適喪其蓍艾
中流失船而又碎其一瓠也哉其時之不遭乎公公
之不遭乎時也然公之子亘公嘗教之武舉而習聞
乎家庭韜鈐之說則夫效三年之用而收千金之賞
又安知不在後人也耶其因祭公而敘公之存沒繫
乎時事者若此他可畧也惟公享之

墓表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墓表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相好也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爲萊州府平度州人大父諱琮父推官公慧也生三子而君爲長君少穎異沉静治經通尚書乙酉秋郡守李君霆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得雋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爲永平府推官法麗於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名入爲稽勳司主事頃之陞考功司員外郎會朝覲考察君與有

○司佐其長僚○黜陟用精○已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
考功也○而余亦入為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為人
豐肉疎眉月○進止雍容○與人接○婉婉若處女○腹中坦
坦○不蓄鱗甲○以此能在處協于僚友間○其治獄也○未
嘗以鉤距為巧○其考課也○未嘗以接吏為功○是時都
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不輕一言假人○自君為諸生○
而浚川公為提學○則已奇君○後君居吏部○浚川公熟
視君○益以為遠器○數言於諸公卿間○諸公卿自是知
君○亦以為遠器也○君居閒、獨喜為詩○然在衆中○絕口
未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是○在文選、未幾改官為翰林

院編修頊之丁母楊宜人憂既葬廬於墓側產芝三本高尺許然君不自以爲瑞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官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己亥冬東朝建君拜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未幾充經筵講官庚子秋主順天府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君之入翰林也是時與君同入先後十有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居二年余罷歸而編修鄞陳君束出爲按察僉事是年編修山陽盧君淮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爲按察副使又三年余起爲春坊司諫是年中允

冬字疑衍

閩陳君節之卒○明年陳君東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維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庶吉士兩塗而已○今天子在位○以爲此不足以博求碩士○遂改其制○癸巳之歲○乃得君等十有一人○于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陪侍經幄○退則校讐東觀○景從響附○人思自竭○以報殊恩○暇則相與接杯酒○或限韻賦詩○分曹壺奕○或雜以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于此之時○彬彬雅雅○爭先恐後○何其盛耶○七八年間○在鬼錄者○幾及其半○出者罷者○亦又幾人○其尚在院者○纔兩三人耳○嗚呼○何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

際一作陳

之士。委棄于草野者不少。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列。以桀然自見其才者。千百而一兩人耳。其遇不可謂不幸。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冀以得魁梧瓌偉之雋。蓋蒐於千百庶僚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不艱。而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嘆與。故爲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夏鍾曰胸中不勝悲痛故搖擺濃宕乃爾

戶部主事際君墓表

嘉靖己丑歲。吾郡之士同舉進士者。凡八人。于是此

八人者得群然咸聚于京師未幾則或去或留或去者復留而留者又踵以去其間得相聚京師者率不過四五人或三二人再不能及于八人之數而其後無錫張君舜舉與余相繼罷去則此八人之中罷其兩人其後江陰陳君又卒于京師則八人之中喪其一人矣嗚呼是可嘆也憶昔此八人相與日夕具杯酒相歡笑此時固亦知其聚者終不能不散然殊不意其遽然遽散去猶冀且復聚縱使散去不復聚亦不意升沉存沒邈然分隔遽至于此然此猶七八年之間耳使更復此七八年或數十年則人事之錯迕

消息愈益不齊而其聚散升沉存沒之感計亦不止如此而已嗚呼此可以知人生之若浮與天地之爲逆旅矣而亦何怪其然也歟然方其聚也則爲之歡（無數波瀾令人愴懷欲涕）然以喜其散也則爲之慨然以憶其罷而去也則或爲之悵然以唁其沒而不可作也則或爲之欷嘘流涕以悲亦有情者之所不能已歟然則子達之亡此七人者莫不悲焉而余獨有所深悲于子達者以子達有樸茂愿慤之質有務爲君子之志而學未及充乎其質力未及竟乎其志非惟大官老壽限于命而不可得而問學事業之可以自致者亦若有所限焉

而未究乎其止也此子達之所以爲悲歟彼區區聚散升沉存沒之感固又不足較矣子達諱詞自號荼丘居士以進士授戶部山東司主事歷官若干年而卒卒時年纔三十有六陳氏故饒于貲而君能刻苦自植立其在衆人中衣裳言貌絕不類紛華子弟而其在官絕不營營然廣交游借聲譽爲富人事其爲戶部嘗監太倉軍儲又監淮安清江浦漕務最後檢校諸司章奏皆精覈謹潔能于其官而君自少孤事其叔青田如事父之禮友其從兄子和如其親弟兄家之筦鑰一總于青田而君不知焉君出入必稟于

青田翁而後從事觀君居家與其居官而予所稱君之質與其志大率可知也君始有二子而夭後君卒之八月其妻吳安人始生一子名之曰之才安人系出恭靖侯良之後有賢行而青田又為之綱紀于外其必能相與立孤以成君志也嗚呼陳氏之以善聞也久矣而君父敬山公既舉于鄉又不顯以死至君且顯矣而天又嗇之固將以昌其後乎曩癸巳之歲余再官京師會君亦繼至于是所謂八人者獨予與君二人在京師後雖繼有至者又不久以去而君與予至再更寒暑而後別且以余之迂戇無似幸不為

此七人所棄斥而君尤若以予爲可與者蓋君于余交深而信篤如此君之沒予安得默然無一言也君墓志行狀旣自屬于學士張公與戶部主事曹君獨墓表未有所屬青田翁以請于予蓋君未嘗有言而青田翁揣知君之意或在予也君世譜履歷則誌已詳故予獨序交游始終以道君之可悲者以揭于君之墓而又將以貽諸此六人者云

夏鍾曰通篇只從八人聚散存沒反覆感歎一番妙有眼中放得下心中放不下之悲洵情至之文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錫之言孝弟篤行有家法者必歸秦氏秦氏之先貞

靜先生諱旭隱居行誼既沒而鄉人私謚貞靜先生以長子夔官封中憲大夫然鄉人不稱其官而稱之曰貞靜先生貞靜次子汞孚以孝子旌弟仲孚亦孝鄉人稱之曰雙孝秦氏君諱鏜字國和號類樗山人貞靜先生之孫而孝子公之子也自少為邑諸生治所謂時文者最精每御史歲試諸生諸生心擬甲乙多目君君亦每自負及案出卒無前君者然六試於鄉而後第五試於會皆不第已而罷試家居若干年嘉靖辛丑郎家授南京都察院都事以卒年七十有九君之罷試也以親老且病故竟二親死君亦遂不

仕也曰吾祿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竊祿耶○
初孝子公事其父貞靜○與其母殷恭人○惟其志而不
忍傷○至於刺血吮瘡○不憚爲之○及君事孝子公一如
其所以事貞靜者○其事母張孺人○一如其所以事殷
恭人者○孝子公仁慈儉朴○君爲是群下不輕鞭呵○中
堂無叱咤之聲○平生自饗○七匕筋不出蔬豆之外○懼少
失孝子公意○張孺人嘗病癱不能起○又瘖不能言○君
以意揣其寒溫飽飢○而時食衣之○便溺起坐○必君自
扶抱○朝夕必側○如是者十九年○雖女使亦不以屬○然
此蓋君之所謂孝者○即甚勞勩○亦不過乎煦愉抑搔○

人子之常事○獨念君束髮○卽以文自奮○人亦期君於當時○所謂功名顯榮○縱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而君乃銳然自劃於強盛之年○非孝愛純至○一不中熱於世味○有所不能○是爲難耳○抑人亦有言○子而仕○雖有離憂○樂也○子而在側○雖無離憂○不樂也○人情豈異是哉○君乃能使其親忘乎人情之所樂○而深樂乎人情之所不樂者○其必有委曲感移乎親之心○而人不能知○是尤所以爲難也○君事寡姊○曲有恩禮○姊亦以節見旌○君爲人悃愊無表暴之飾○然重節槩○厲廉隅○不妄交游○不輕謁於有司○君旣自以詩書行誼○守爲

家法於敎子孫也尤篤子孫化之街衢之間褎衣矩步不問可知其爲君家弟子庚子歲子涵孫禾舉於鄉癸卯孫梁又舉鄉之人不以子孫之皆於榮進爲秦氏賀而以子孫恂恂謹讓守家法爲秦氏賀也葢吾友施君子羽狀君之行而爲之說以比於漢石氏其說然矣然石氏自建慶而下不再世孝謹遂衰豈非其質行有餘而詩書問學之澤不足以維持之耶有石氏之孝弟矣而又能從事乎齊魯諸儒之所謂文學者以益修乎其所未至則秦氏孝謹之風其將不衰矣乎余故因表君之墓而并書之以詔其後人

王本後之人

夏鍾曰落落有古意

按察司照磨吳君墓表

文字之變。於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辱其人。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稱美而不稱惡。美惡兼載。則以善善爲予。以惡惡爲奪。予與奪並。故其爲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爲予。以不得銘爲奪。奪因予顯。故其爲教也微。義主於兼載。則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廣異聞者。亦或採焉。故其爲體也。不嫌於詳。義主於稱美。則非勞臣烈士之殊迹。可以繫世風者。幸不列焉。故其爲體

也不嫌於簡是銘較之史猶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古矣而銘之濫且誣也尤甚漢蔡中郎以一代史才自負至其所爲碑文則自以爲多愧辭豈中郎知嚴於史而不知嚴於銘耶然則銘之不足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怪余兩爲史官皆以不稱罷而姻戚閭里以其嘗職史故往往以銘辭見屬嗚呼試點檢前後所爲銘其如中郎之愧辭者有之乎無也余進而位於朝不能信予奪於其史退而處於鄉不能信予奪於其銘是余罪也雖然予奪非予之所敢也是以欲絕筆於銘焉其或牽於一二親故之請有

不能盡絕者則謹書其姓名里官系世卒葬月日此
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簡
近古之意焉墓有銘有表表亦銘也今予所爲表者
是維按察司照磨吳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
爲狀君諱文字從周號鯁齋世爲無錫之閭江大父
諱其云云君少讀書爲邑諸生後援例入太學凡兩
試不中第已而選福寧州幕官陞山東按察司照磨
不赴任遂乞致仕家居凡幾年病脾一歲卒嘉靖某
年月日也年七十有五墓在閭江第二灣祖塋之次
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悉慰請

余請文而君族弟從夏實為之先二子且致君遺言曰吾死汝必於唐太史乞言焉從夏為吾母任宜人後母之弟其人恬靜有守余雅重之故其為君請不可辭而余嘗兩會君於京師其氣溫然謙厚人也始改官而乞身賢乎冒競不知返者君之遺言又如此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為愧辭也乎故余敘所以不敢輕為銘之說及所以銘君之故而謹書君之姓名里官系世卒葬月日為文而授之慼慰使鑱諸墓上

夏鍾日妻
然清絕

莆田林氏先墓表

莆田林君華、述其先人之行、而請余爲之表於其墓、曰少而爲儒。老而投閒。其績文强記。推於士人。而好施善忍。著於鄉曲。自少孤獨與母居。母或不懌。輒臥不食。則跪俯牀下。求親黨慰解百方。母懌然後跪爲之起。母食然後食。是吾大父洗心公之行也。雖不爲儒生章句。然喜誦詩書。旁及簫管歌曲。卜筮星曆之學。尤精康節易數。而時諷其所爲擊壤詩。故其平生遇歡愉窮窘。悲愁死生之變。以爲是數也。嗒然絕不以逆順生心。少喪母、喪哭之目盡腫、數至失明、後遭父喪、窶不能給、則躬負尸於牀、而鬻衣質屋、以供含

襲其後繼母寡居而家又窶甚。滫瀡𥜽縕之奉。有豐無缺。是吾父敬菴公之行也。寒煖飽飢起居盥頮事關舅姑者。以身任之。不以勞相遺。井汲竈燎器滌衣澣。棗栗挑剔家之瑣細。事關妯娌者。以身先之。不以難相推。諸妯娌見其卑柔。或侮以非意。則善解遣之。復有煦濡翕訿者。又正色拒之。久之諸妯娌皆服。而舅姑則益喜。是吾母周安人之行也。嗟乎。華不幸十三而喪吾大父。十七而喪吾母。二十而喪吾父。空乏顛沛不能存。然思先人之義。即以不忘溝壑自厲。嘗乏食竟日。危坐讀易。或雪夜衣絺覆草。獨處慷慨歌

聲達旦。益奮激不改。以先人遺教在。不敢背也。華自壬辰登第、至於今十有四年、而任今職、所居官處思難。臨民益思砥礪名節。深以罔上殘下。冐進壞道爲耻。以先人遺教。在不忍玷也。大懼先人之善泯墜不紀。是以日夜悼心。惟君與華相知深。敢以累君。華之請余文也。葢在知鎭江之二年。余諾之而未有以應也。後二年、御史奏華激變事、被逮京師、華以書別余曰、苟君不遺余先人而終賜之。華卽死瞑矣。華發鎭江。哭而送之江者幾萬人。擁傳車不能行。逮者愕眙且笑曰。是可以爲激變矣。華至京師。上奏自辨。天子

以爲直而京師諸貴人亦多言華枉者於是天子竟不深罪華而罷爲民以歸華于道遣其弟芊以書來曰華誠不自意復奉先人丘墓惟君所以嘉惠先人者願終賜之嗚呼余於是益感涉世之難也將爲籧篨戚施嚘咿唯阿苞苴承迎之行可以無譴訶憎疾

忽然說出涉世一段大議論淋漓滿紙令人心神飛越

於人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鬼神而且遺先人以惡名將爲矯世厲俗捐私奉公嶄崖狷潔之行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人甚者爲世僇辱以憂丘壠是兩者不知其孰可也以華之自處固以謂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而貽先人以令

名○然卒不免譴訶憎疾於人○既觸法矣○然猶得免僇辱○以奉先人丘壠○以不爲譴訶憎疾者所快○盍○非○天○子○明○聖○至○仁○保○全○善○類○則○不○及○此○故○特○爲○紀○之○以○著○於○世○且○使○世○之○人○知○種○德○積○行○雖○壈○坎○其○身○必○發○之○於○其○子○孫○如○林○氏○之○先○人○秉○道○守○正○雖○遭○羅○讒○疾○終○獲○保○全○如○華○者○以○爲○仁○人○志○士○之○勸○其○於○世○教○未○必○無○補○云○

夏鍾曰沉鬱悲壯直與屈宋伯仲

彭翠岩處士墓表

古之人○有書其人之墓者○必其知足以知其人者也○

智不足以知其人而據其所傳聞書之雖其當實君子且以爲近誣而況其不當實者乎雖或知不足以知其人而知其子弟則爲之書其父兄者今往往有之然其不失實者亦或少矣自余稍知爲文惟書人之墓則尤不敢不謹知不足以知其人不敢書雖或知其子弟而亦不敢以書其父兄今余既未足以知處士而又未獲游於處士之子郡推君而特爲之書者蓋郡推君之僚於余父也最久而余父之知郡推君也最深則因余父以知郡推君之爲人而因郡推君之所稱述者以知處士之爲人其亦庶乎可以不

失實焉否也○按狀處士諱顥遵道其字處士居常自言曰拙可以勤補○而窘可以儉裕○故其俯拾仰取○凡所以家人生產之計○未嘗不出于勤而其服食器具凡其所以自奉○未嘗不出于儉○然至貧不能屋者○爲之屋○貸而不能償者還其券○或遇賢士君子○其將迎而贈送之也○必恭其貌而豐其儀○故士君子樂與之游○而鄉之人不病其爲纖嗇也○其更徭賦役○凡所以急公家之事者○先於所以謀其私○至於體其同室之休戚○通其有無○而孔懷其死喪○其所以爲其父母之子者○先於所以爲其子○處士既自以不能讀書爲儒○

而獨屬意於郡推君郡推君之少也。擇師教之。而將督之曰。若賴祖父餘業。幸無飢寒。而不刻骨自植立。而惰窳以敗。是羞余也。嘉靖壬午、郡推君舉於鄉、處士且喜且督之曰。更志其大者可也。蓋郡推君述處士之行。大略如此。而余父為余言郡推君之為人。縝縝謹甚。其治獄多所貸舍。不以鍛鍊為能。雖鞭楚常恐傷之。是殆有聞於處士長者之教乎。余是以因余父以知郡推公。因郡推公以知處士。而為之記之也處士祖希載、父德甫、自處士祖父而上、皆不仕、而處士有子澄、始舉於鄉、今為永州府推官、配晏孺人、狀

以爲安祥雍肅能助處士之不逮者也。子三人，長卽澄，次渾，太學生，皆晏出也；次深，側出也。孫男六人，天祿、天初、天視、天祐，而天祿、天初、天祐皆邑庠生，天視太學生，其二也幼未名。處士卒於嘉靖某年月日，年六十有三。晏孺人卒於其年月日，年五十有九。至嘉靖丙申十一月日，始合葬於萬載縣北九子石之崗。處士系出宋待制忠肅公龜年之後，世居臨江之清江，至六世祖，始徙袁之萬載城東，而翁又搆別業於城北龍溪之滸。龍溪迤南有岩積翠，作亭其上，而自號曰翠岩處士。余因爲之表曰：是維翠岩處士之墓。

云。

夏鍾曰古今多少墓誌大半是爲其子弟書其父兄先生安能止之禁之與諱之耶

墓志銘

茅處士妻李孺人合葬墓志銘

茅處士者、進士坤之父也、坤爲青陽知縣、數月有聲、而奔處士之喪以歸、歸而又喪其母李、李之喪、距處士喪僅三十五日、而處士喪之日、則嘉靖庚子八月二十二日也、其三年癸卯四月十二日、乃合葬於唐家村之原、唐家村故處士所游息處。湖俗以桑爲業。而處士治生喜種桑。則種桑萬餘唐家村上。居常自言吾死第葬我於唐家村。且死者有知。吾得覩諸兒荷鋤携筐。往來吾墓上。何不樂之有哉。處士死、坤徧

求地於湖之諸山不得。及得。卜之處士不吉。後乃卜之唐家村遂吉。坤曰。此。先。君。子。意。也。於是葬之唐家村之原。先是庚寅之歲、處士嘗病幾死、會有相者、過處士曰、翁相未死、勿憂也、已而私謂坤曰、翁其死於鼠之歲乎、後十年、坤舉進士、例得請歸省、而歲在鼠、坤家居、頃之乃就選、然心獨念相者言、欲去處士則不忍、欲留又難於爲言。而處士在布衣中。雅喜爲詩。又號好山水。嘗欲邀諸詩客。相與入天台鴈宕訪赤城隹處以爲快。於是坤即婉謂處士曰。大人不記天台鴈宕之游乎。兒一旦綰印綬作吏。縱欲歸。必不可

得○何不令兒以此閒時奉大人往游○其間○坤意姑欲以是緩行耳○于是處士揣知其意○罵曰○吾日夜固望女立功名○幸始入仕○奈何以吾故趦趄○且吾欲往游○郎自往耳○固不令女廢公家事○從我○坤不得已○乃就選○居青陽數月○而處士死○如相者言○處士且死○猶張目咄嗟○以竟不得往游天台鴈宕○自恨○而坤亦自以不能堅持○初說○濡忍數月○奉處士○終言之輒嗚噎不自得○至是且葬○坤以其友人董吉士份所爲狀來請銘○按狀○處士諱遷○字于善○號南溪○以其居歸安之華溪也○處士爲人豐頰而髯○魁岸自豪○意氣軒軒○若不

可羈然槩其平生亦少所出入於繩約其面折人過
若硜硜不少讓然善忍或睚眦之不爲報也人亦竟
無睚眦之者其少治生不業儒然喜談詩翩然有逸
士之風其治生操縱出入心算盈縮無所爽然未嘗
以錐毛恡惜爲事而割田以衣食其族之人爲屋以
歸其族人之流而徙者坤之舉進士也處士爲之破
券若干金妻李孺人有婦行處士魁岸意氣而孺人
佐以和柔靜默尤善處嫡妾間掩瑕絕嫌人未嘗少
見其隙初處士同邑施翁隱居行義崔太史子鍾銘
其墓曰古之鄉先生也處士每過翁墓輙慷慨低回

久之。嘆曰。人生何必赫赫。吾他日竊從遊於地下。第爲里隱君子。不負此生矣。間嘗語坤。坤曰。卽吾死、誰當銘我者。坤跪而請曰。唐司諫乎。處士喜曰。可矣。故其卒也。坤爲之來請銘。嗚呼。處士。其有意於身後之名。也乎。雖然。此亦足以觀處士矣。處士云云。卒年五十有三。孺人長處士兩歲、而同時以卒、茅氏故居邑之埭谿。宋元間以治篋爲業。東往市海上。經華溪。飯而沉其碗以爲祥。曰天使我飯於此乎。遂捨篋而家華溪。八傳至處士家益饒。子坤始以文儒進云。銘曰。唐村之原。有鬱維桑兮。生也游於斯。死以爲藏兮。赤城

之墟仙人所嬉兮生也不得游於斯死而魂氣之兮

夏鍭曰墓志以淸以少爲貴先生此文無媿斯語

鈍齋吳公墓碣銘

嘉靖甲辰吳翁有子情舉進士第三授官編修翰林其明年閏正月十有九日翁病疽卒年六十有二情解官奔歸將以明年丙午月日葬翁靑龍之原合於妻徐孺人之兆禮也先葬情旣以墓中之銘請於尚書孺穀齋公而復介其姻給事中張君屬余書其墓道之碣情因涕泣謂余曰情少爲郡諸生而大父始喪是時先君與諸兄弟分産而獨持門戶益落莫不

自支。惟時時撫情慟哭曰。汝祖固日夜望汝。汝柰何。辛卯歲、情中試南畿還、先君望見情泣曰。汝祖固日夜望汝。乃今不及見汝之有立也。未幾吾母疾作、明年正月卒、先君泣曰。汝母與吾共甘苦三十年。且余教汝嚴。父也。汝母悉吾意。時時課汝讀書。其嚴乃更過我。今汝始漸進。取而汝母不待矣。情三試禮部不第。先君每慰藉之。癸卯冬、且就試、先君語曰。汝不須念我。我近不到城市者十三四年。朝夕惟唐詩數過。杯酒五六行。更無他望。惟望汝勉強無愧古人耳。甲辰情舉進士及第、先君又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

也每語輒泣下。時寓書於情。輒舉會試時所命題先事後食爲戒。蓋欿欿。望情以不愧先貧之言也。明年而先君遂卒矣。嗟乎。自吾舉于鄉。先君方痛吾祖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母也。吾始及第。先君方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先君也。情至孤孽不幸人也。又曰。先君終始布衣。無他大行可紀。獨念先君性剛直。恥爲諂祕媕婀之態。其遇事雖不關已利害。亦公言激發無所避。故嫉之者或乘其隙也。相與構而侮之。先君挺挺自若也。久之構者亦知先君之無城府也。相與愧而服焉。先君

自若也先君且死戒毋得厚葬而獨因舅氏語情願
得當世名人一言於墓吾即瞑矣嗟乎情不及祿養
吾先君而又墜其將絕之命是重情之不幸而不瞑
我先君也惟君其有意哀憐之始余未獲識翁而交
於情也久自壬午歲與情同時入爲郡諸生則已奇
情之爲人嘗竊嘆中世俗益薄士人稍得志輒恣已
矜物甚者怙侈饕餮其廉恥往往出市道人下情自
中第後益務謹飭遠聲利侃然有志槩間嘗過余操
十斛舟從羸僮一兩人徐與之言而深察其意氣蓋
絕與同爲諸生時無異余益奇情知其志所向與其

後來所樹立未可涯也是足以徵翁之教矣且夫以情之祖與母不及見其孫與子之舉於鄉與登第之爲可哀也翁及見之矣乃又不及少見其後來所樹立其亦可哀也余哀之而許之銘翁諱云云銘曰維天之道猶弓斯張高者下之抑者乃揚維翁之晦其後之昌其昌謂何冠此多士冠此多士不獨其藝砥礪靡隅曰維先志以邁厥跡以顯厥世沿流泝源以爲翁誄

夏鍾曰文生乎情情至者文自至此篇只將及見不及見悲敘至再便成一篇絕好墓誌

指揮僉事湯雪江墓碑銘

雪江公既葬之八年、有子慶、總兵江淮、以平海寇功、陞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乃追念先烈、將樹碑於公之墓、而請文於余、余觀古者人臣有崇勲殊閥則上之人爲之贊述其祖先功德而錫之廟器以彰其世美若古江漢之詩而子孫樹有勲閥則亦歸美于其先而爲之銘于彝器以著于世若古鐘鼎敦匜之銘而詩與銘又必託之一時文人史氏若吉甫諸人故其文辭與功烈相炳耀不朽今都督所樹立既無愧古者經營江漢之續其樹碑勒銘亦正與古鐘鼎之誼相應而余雖嘗職太史然才下不逮古之能爲詩與

銘者遠甚其何以彰雪江公之美○而稱都督顯揚之
至意○於是強爲之序而銘之○序曰○雪江公諱寶、字天
貴、姓湯氏、其先有諱忠者、爲東甌襄武王諱和之弟、
襄武以故人從高皇帝起滁陽○下江東○舉甌閩蜀北
定中原○爲佐命首功○忠以諸弟給事幕下○摧鋒陷堅○
與有勞績○累官至錦衣衛指揮僉事○改榆林衛○再改
邳州衛○忠生敏、敏生鏞、鏞生琥、皆世其官○琥生公、自
忠至公凡五世○公貌魁岸○雅好文藝○習騎射○旣授任○
恭謹自將○嘗督餉運○廉平敏事○漕運都御史總兵官
交薦之○遷掌軍政○正德間、流賊爲患、淮以北諸郡騷

動。公始屯兵於外以保兩河。既賊大舉來寇。公乃移兵入城。與知州繆力繕守。未幾賊徑由城北渡河去。尋有騎至城下。呼曰我從挐某也。願乞降。公因詰之曰賊何爲去。曰昨賊首劉六令諸營曰。邳無輕犯。邳帥謀勇。紀律整嚴。其下必有敢死用命者。遂宵遁。公辛苦四載。卒保孤城以抗劇賊。邳人至今頌之。撫按連疏其功能。將擬擢用。甫四十。公即引退。曰人生貴適志。何自苦爲也。扁其軒曰自醉亭。曰習靜以見志。公慷慨好振人之急。有同官移用庫銀數百兩。時宦瑾法酷虐不能還。欲自斃。公爲賣產完之。劉馬莊賊

起公與千戶張虎分兵出捕忽報賊至馬頭爲虎信
地公即脫所披甲與之比虎與賊戰數被箭賴甲厚
以免嘗以事之江東聞史癡者能詩画善詠諧夜造
其門時盛暑癡散髮披襟而出握手懽甚給之舟中
載至邳數月而返公本將家子當其擐甲躍馬鬚髯
奮張可謂雄勇其興致所至乃絶與騷人逸士號爲
淸狂者相類若此公卒云云始都督爲儀眞守備時
數以身搏賊軍中服其膽勇余亦素知其爲人已亥
歲余赴京師過邳都督飲余沂水之曲酒酣余戲之
曰將軍得無有生之心乎都督慷慨奮言曰幸蒙國

恩更得待罪行間敢不盡死予益壯之及海上捷至
以爲不負其志也湯氏本鳳陽人遠祖皆葬鳳陽自
忠以下乃葬邳之半戈山公從葬其兆先是天子續
東甌之后封靈壁侯而都督又適有成功嗚呼其襄
武之遺烈也哉銘曰桓桓東甌開國於信帶礪是崇
有弟曰忠亦爵於武是爲小宗蝥弧大纛五世五傳
以及於公保障於邳有寇草竊既乘其墉渠帥愕貽
曰有人焉竟不敢攻四十而退逍遙支壘牖下以終
繄公有子既生代公而才且雄分閫於眞遂移金山
賊無堅鋒時維嘉靖十有九年寇亂海東妖氛狼籍

海上諸城、晝閉不通、帝命都督、爾習于海、爾維總戎、樓船一麾、鯨鯢遂戮、都督之功、人亦有言、公侯數世、必復其終、在昔東甌、縛彼方氏、亦於海中、於維都督、樹績於海、東甌是同、稽古有銘、勒此豐碑、告成於宗、太史作辭、以配江漢、昭示無窮、

夏鍾日極類顛

晉公神道碑

禮部郎中李君墓志銘

公姓李氏、諱儒字宗文、其先自嘉興徙居華亭之陸磊塘、又徙泗涇、於是世爲華亭人、大父諱常、父諱東、以公故贈南京禮部主事、李氏自贈主事公而上、世

以讀書好禮望于鄉、然皆隱而弗耀、至公始顯、公亦久而後發、自爲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年爲正德庚午始舉于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能廷對、至甲戌始第進士、公年四十餘矣、人以謂公蓄久而發之遲○且靳于速售○而公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以去○自是家居者又十年○蓋未嘗一日歷乎其官○而亦已澹然無復有冀于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會嘉靖初、令天子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于是始就選爲建寧推官○屬郡缺守○公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當罷行者○無不悉力爲之○未嘗

以攝守故自荷而郡中望公亦如真守是以公雖佐
郡而居守之日爲多雖職專平刑而澤之及人不獨
鞫訊讞論聞而已爲推官若干年擢南京禮部祠祭
司主事南部爲散吏而祠祭爲淸曹經歲不知案牘
公之靖約尤宜于其官又三年陞南京刑部郎中公
年五十有七人謂公尚可以待而公已决于去矣于
是請老而歸者又八年而終是爲嘉靖丁酉四月二
十七日也嗚呼士之勇于進怯于退而忘其自潔也
久矣公之行在古人不爲奇然求之今世得數人焉
如公者何其少也然就公而論則有兩說去于郎中

之時者猶爲易而去于進士之時者則爲難葢宦成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于正德之時者猶爲易而去于嘉靖之時者則爲難葢遇濁世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豈莊生所謂以簪笏爲柴柵者公固其人歟然公得以極幽居之樂而自肆于園池竹石之間優游而至于老此其所得較之老死汩沒于奔走者何如也則公之高於人遠矣公儉朴而寡慾糲飰敝衣終身常然雖在官中亦然自建寧歸不載行李惟破篋貯書數卷而已公資于身者薄故繫于物者輕繫于物者輕故能

處紛華而不留甘寂寞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攖之者
少矣而況于一官之去就歟嘉靖庚寅予以年家子
弟識公于潞河竊窺公貌古而氣清蕭然如在江海
之上則未嘗不慕其爲人退而詢其履歷尤可慕也
後幾年而公卒諸子子忠等將葬公而以長史吳君
所爲狀請銘于予于是知公爲尤詳公孝弟修于其
家廉讓信乎其鄉多出于人之所難然公既以恬退
有聞他可不具書也公母劉與繼母張皆贈安人配
王封安人禮部員外郎諱阜之女子四人子忠子誠
子欽子良子欽早卒餘三子皆太學生女二人壻太

學生唐自明鄉進士姚範孫男四人開閭闓闟開爲邑庠生孫女四人初公之生母劉以産死故公平生痛母最深後諸子每欲爲公擇葬地公輒泫然止之曰吾死必邇吾母于是子忠等葬公于某地先塋之次從公志也葬以卒之某年月日嗚呼是其可銘也已銘曰道世交喪潔者寡得車彌多舐彌下如蠅集垢襟不捨泊然不繫惟公者衆注以金獨以瓦百年考德在此也

夏鍾日就中作一番議論可云波瀾老成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志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惆學者溺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內而不知無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絕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

矣是矣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端以愼獨爲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爲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詩世絕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絕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

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爲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迺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

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爲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僊師國初以戍武平遂爲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鎰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娯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

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没也蘭爲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于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爲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爲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

獨若愚吾師嘆焉其猶龍乎棼棼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實是譙亳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彖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參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默然一悟與天游衍亳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夏鍾曰薛公註老釋亦閒居無事聊寄其虛寂之趣非溺也然始終不及於禍則老氏不為無助云

趙府奉祀正王君墓志銘

趙府奉祀正曰陡崖王君者武進人也諱學字子靜

始以郡庠生入太學。以太學生選今官。未及行而卒。年五十有四。曾祖諱珩。祖諱尹。父諱覲。母潘孺人。自君以上世爲武進鉅族。人號之曰夾山王氏。王故匡姓也。其先有仕於宋者。以國諱省。子孫因之。而旣沒則稱故姓云。妻華孺人。爲華君世明之女。孺人無子。而兩側室皆有子。曰守謙、守約。皆爲太學生。守謙娶白君省夫女。守約娶孔君敘修女。女壻太學生邵鏊、庠生曹悰、太學生徐莘。君卒之日爲嘉靖丁酉二月丙辰。葬於祖塋之夾。其地曰夾山。其日口卒之明年十有二月甲寅。嗚呼。君自少已爲太學生。宜其可以

坐而注官然君章章句句晝誦而夜思瞿瞿然視其太學生常如白衣之不足以發乎其身君故饒於貲宜其可以坐而衣食其中然君督耕課織贏入而縮出瞿瞿然視其故貲常如空橐之不足以資乎其家視故貲如不足以資乎其家而欲振之君之志既種而穫矣視太學生如不足以發乎其身而欲進之則君以梲於命而不能偶也君自居郡庠至為太學生三十餘年嘗以庠生應舉者一以太學生應舉者三中閒豈無可以冀於一售者然竟莫之售以老君既抑塞以至於垂老而後就選及選又獨得所謂王府

宮者王府官雖尊重然散地不持尺寸之權又老死不復遷轉君以故滋悒悒不樂居久之或有談趙王之賢聳踊君者君以爲然且躍然治行矣又遘疾竟以不起嗚呼悲夫君爲人重厚絕不以巳郵傳人過失人亦無有以巳過過君者華孺人始歸於君有從嫁田三百畝君謝却之人以是重君而君貲雖饒然素儉約能甘貧士之所難其所衣常疏布衣一衣可十許年食常蔬而不肉其過苦乃如是自其父母沒後奉養祖母三十年如一日不朝夕輕去左右是以君遲回不肯就選雖其意欲有所須然亦以祖母故

也君葬既有日於是君之二弟子庸子明戚君之不顯於世而懼其泯然於後也乃率其二姪以趙君克初所爲狀詣余請銘余未及知君而嘗交於子庸子明間二君好學而文足以知其兄也已乃許之旣論次其事又繫之以辭曰余觀漢之才士若枚乘鄒陽宦吳鄒陽又宦梁而相如宦於梁終能蜚聲天朝爲漢詞臣使後世鴻漸之士莫不抵掌而慕焉彼獨非王國官耶何爲今之汲汲而不著也如王君者縱不能宦達然使其得曳裾王門而驂後乘於鴈池菟苑之間亦未爲不遇也筮仕於始衰方就官而殞身若

有或遲之或速之然者此豈可不謂之數耶范蠡有言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君雖無所試於世然跡其施諸家者亦畧可睹矣

夏鍾曰古雅可掬

蕭孺人墓志銘

嘉靖己亥冬南京浙江道御史臣正邑奏言扈從章聖梓宮諸貴人不法事諸貴人奏列御史罪狀自辨天子逮御史於獄竟寬之使戍邊下兵部臣定戍所遣去而兵部臣故御史嘗所劾者於是御史戍遼之瀋陽御史家故在無錫其明年妻蕭孺人卒於家御

史爲人慷慨有氣自始爲御史數獨自閉門草疏不令孺人知孺人時時從隙窺見之自念不能沮又不能忍則欸欸爲好語解之且曰母騷瑣生事爲也已而御史得罪御史既上疏則衷四服而襲豸服以聽臺事後逮者至御史自臺囚服出不過家徑去孺人携諸子倉皇南歸且憂不測遂病聞戍遼報稍解矣久之竟以憂病死辛丑六月十日也年三十有九孺人父蕭愷母錢氏御史黃姓士尚其字孺人性謹厚其歸於黃也事後姑左右朝夕十余年竟後姑死未嘗有一違言愷有女弟老而寡且窶孺人迎以歸與

共喃糜廿餘年竟孺人死未嘗有一厭心人以爲難初士尚爲仁和南海兩縣知縣孺人從士尚果決負才氣見事立斷無所避其於權勢人鯁鯁欲繩以法而孺人濟以和柔温慎其所匡助爲多士尚廉則孺人以儉約自律也在官中躬絲枲織布如村居子四人學詩邑庠生娶某女學禮聘某女學海聘張君舜舉女舜舉名選故給事中以言事罷爲民與士尚同年其意氣同也於是乎姻孺人葬以卒之歲十月某日墓在某所將葬士尚自瀋陽以狀來請銘余觀漢史所載王仲卿戇而狂好數言事其妻每抑止之仲

卿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後仲卿竟殞妻子亦徙合浦
余讀而悲之以爲臣之娓娓於其國妻之娓娓於其
夫皆期於自盡而已其事則若相聯然臣之於國耻
其不言妻之於夫恐其有言嗚呼臣之難自古紀之
矣今士尚幸遇天子至仁聖有仲卿之狂戇而免于
仲卿之戮是孺人所遭過仲卿妻遠甚然史又載仲
卿妻徙合浦後赦歸更以采珠爲富人家今天子至
仁聖且將脫士尚于伍藉而還之以與孺人相朝夕
也有日矣孺人乃不幸死不得如仲卿之妻特嘗後
凋之福吁其命也夫余哀而爲之詞孺人以御史故

得封御史在戍矣稱孺人者罪不及孥也詞曰謂媛
之生兮處深閨兮心奚所思遼水之涯兮謂媛之死
兮閟幽室兮魂奚所遊遼水之側兮

夏鍾曰悲動

盛孺人墓志銘

盛孺人蘇之太倉人盛君諱某之女居庸山人顧君
存仁之妻嘉靖丙申山人為給事中上疏劄於闕下
謫為民保安州居居庸孺人從之居庸踰五年而歸
歸至家幾月而卒辛丑某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初
孺人既字於顧而遭母喪于是童而婦於顧為童婦

三年而室於山人。孺人既以童而婦。婉婉自屬於其姑錢孺人。姑亦極意撫育之。如其女。孺人居常謂山人曰姑吾母也。即姑百歲後。願加服喪三年以報姑。姑性好潔而嚴。孺人所為縫紉漿酒。糔餈。滫瀡之具。必以潔。恐一不當姑意。且得罪。姑或不懌。必跪而請罪。不敢起。及從山人於京師。遇美飲食。必思而泣。居庸。時時與山人焚香南向。拜且祝。幸早見姑。已而聞姑病。日夜泣。遂辭山人歸。歸而道病。既至家。強力羞藥物食飲於姑。病且革。憖而呼姑。姑至。與訣。遂瞑。數月而姑亦死。孺人自少讀小學孝經書。頗解意旨。

故平生喜書然獨不喜佛書中饋有間則取小學日
記故事稗官小說家誦說之每至古人壯節偉行則
擊手詫嘆以爲烈士當如是若自恨其不得爲而陰
以縱臾山人然者其始娠山人且游學慨然與之別
曰君行矣謹母以室家爲意別三日而產子山人且
上疏與蠶人對坐土榻上夜草疏忽若有鬼物嘯戶
外蠶人已心訝其不祥然竟不一語勸止及受笞以
死報者三心苦之然不爲動或怵曰事叵測柰何可
蚤自脫不爾且及亦竟不爲動山人舁君肩而蠶人
尚居京師時寒凍雖諸僮皆苦楚窮徼莫肯往蠶人

獨以一女子提衣糧觸風雪爲諸僮先崎嶇走塞上就山人會山人病瘡劇左右護持百方久之山人以不死其居居庸也雖以不得事姑爲慼然未嘗有一日羈愁不可忍之色故山人亦安之旣死且葬山人爲之狀其行來請銘嗚呼士鮮慷慨之節久矣豈其素所自樹立者盡然或者鉤牽兒女子語故嘻嘻不能自割然則如孺人其可多得也于是許之銘子三人可立太學生次可大早卒次可興女一許聘陸某故冢宰公孫墓在太倉新安鄉祔錢孺人之兆其葬日爲卒之又明年癸卯某月某日始山人爲給事幾

詣

月、而孺人封以恩也、銘曰、北瞻居庸、崇山崔崔、匪夫之故、胡爲乎來、南望吳門、既阻既遠、匪姑之故、胡爲乎返、問關而來、問關而返、今其休矣、即安於坎、

（夏鍾曰山人難孺人更難孺人山人之好友也故甚並傳）

楊孺人旌節碑銘

嘉靖十有三年、知常州府臣樌奏○臣屬邑無錫○無錫諸生楝等若干人○父老廉等若干人○諸臣言楊氏婦守節事甚具○臣聞守令以興教化美風俗爲職也○臣謹以楊氏婦守節事上聞者○婦故邑人俞驊之妻、邑人楊復之女、自少從父叔、識字通書史大指、歸驊六

年而暉卒、婦痛盡幾死、及葬俞氏、墓故在惠山、會風雨不能舟○婦匍匐即路○以身翼棺○哭且走○躑躅泥石間○觀者皆欷歔有泣者○凡十許里○乃抵墓所○以克葬事○自暉死時、婦始二十有八歲、二子長者始五歲、舅姑且老矣、而暉故儒家、無宿貲可籍、于是姻黨憐之、欲奪其志、而前時暉且死、猶強起書雪操冰心四字○與婦訣○婦粘之寢壁○坐卧瞻焉○至是指而謂其二子曰○而父知余心矣○余即死○敢二乎○則又指二子而謂其人曰○余所以忍死者○爲此而已○不然○余何愛焉○婣黨諒其志○遂絕口不復言也○居常內外女婣宴好○絕

不往來。曰我孀也宜然。至老猶然。姑嘗末疾踰屢歲。湯藥禱祈。拭掃溫扇。至於頮盥櫛沐。扶抱吮摩。抑搔便液之事。必自親之。一不以屬僕人。二子稍長。親授句讀。後雖已就師。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以助其勤。時時稱說暉之音容嗜好。及其蹈履與其所志焉而不遂以待其後者。幾以勗二子。且使識勿忘也。今二子皆強學有立、其一為鄉試舉人曰憲、其一為諸生曰寰者也、臣謹按楊氏婦有不二之貞。有撫孤之義。宜旌。婦今年及五十歲矣。於旌格應。臣櫝昧死奏。制曰下禮部。禮部臣請命巡按御史核實。御史臣蕙

奏臣櫝言不妄○禮部臣覆奏○制報曰如令○于是禮部下常州府○給錢立綽楔○遂如令○後四年而憲舉進士、孺人從憲於京師、病卒反柩於無錫、將葬、憲詣余○請曰、子其爲憲母書墓隧之碑、匪敢曰以嘉惠憲母○其以對天子之寵命○而章守臣之不蔽善也○不亦可乎○余既以許憲○因自念嘗讀漢史黃霸傳○霸爲相課郡國計吏○以郡國有孝子弟弟○貞婦順孫者○爲一輩先上殿○而張敞非之○以謂此無益於廉貪貞忒之行○而適足以導僞長謾○霸敞皆世所指才吏○其相反何也○夫有善而不見褒賞○謂之匿○褒賞不當其善○謂之誣○

匿且誣其敝也均今國家表崇節義之意至愼重也而草野委巷之間力不能自達則或不列於褒賞其列於褒賞者參與人之論乃或十一異同焉以古較今不甚遠乃知敝之言於漢要未爲過余家武進往來無錫閒問其邑人邑人之賢俞母者相屬也私論之與公褒可謂參合然則守臣櫝之爲此舉也其可以當黃覇之賞而免於張敞之譏矣乎余以是具載其文且爲之銘曰於皇有明風軌是敦貞婦弟弟孝子順孫有一於此帝罔不聞大者祠祀小者樹門歲之甲午守臣櫝言楊女俞婦孀三十年維居之艱維

節之完維帝曰咨朕其試哉爰命巡吏其核以來御史蕙對守言不妄維帝曰咨朕心所貺乃按甲令乃表厥宅嗚呼豈一人之爲來者是式

夏鍾日余最喜讀先生墓表墓誌此誌雜之韓歐墓誌中不辨孰劉孰項

王冢婦唐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戶科給事中曾可公之孫禾州守有懷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巖之婦編修王懋中立道之妻而余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兄五歲而生於姊妹行爲第三孺人幼穎慧紃組字書不煩於教而若素爲之兄每日惜女不爲丈夫子

而有懷翁亦爲之擇壻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歸二十有六歲以懋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其婦於懋中者十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宦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賓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爲蔬具問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爲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爲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齒僅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歸寧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大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子故爲君聘之既乃時時爲理膏沐笄櫛飭容止惟恐不當

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淡泊撙約於既貴之後。任宜人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委曲置妾於方盛之年。葢所濡染者然也。孺人事其姑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温厚無與比。孺人於諸姒中尤曲得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爲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愼。內行修飭。孺人揣其意所注。輒婉爲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日不自得。其有善。未嘗不力從臾其間。是以懋中每自喜。以爲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懋

中而北也其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欵欵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辭櫬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櫬中數千里外欵欵然如在櫬中之側也既死且憒矣索杯羹嘗之以爲甘也目女奴使進櫬中所益猶如在櫬中之側也嗚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初櫬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携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數千里固已心恐憔悴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旬而卒其病亦寒熱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女二人其一人

者母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者于今兩人○其未三十而貴于室也○獨孺人爲然○然卒奪之年○以死○豈其豐其嗇○固皆適然○而值之者耶○抑亦數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葬孺人于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爲狀矣○而余爲之銘、曰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之後有考者○其將在玆

夏鍾曰只就婦姑夫妻至情白描便好更不用旁襯一語

弟婦王氏墓志銘

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橫山文炳之女、余父永州守有懷翁之中婦、余弟郡學生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而驟見余儒生家所尚一旦解去所御金簪珥悉易以銀而裝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奴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爲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据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舅稱之曰余中婦最能潔茗精饌以適我意於是賓

客茗餜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姒余妻莊稱之曰吾嬸最能得我心事於是心腹委曲有不可以諮於其夫而必以諮之姆嬸間者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其能睦於其姒也其始歸余弟三歲而兩娠皆半胎而墮即以後嗣爲急偶余弟從余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詰問之知所置妾也余弟漸漸以年始弱冠爲辭不御而遣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爲置妾至親爲之膏髮整容惟恐不當余弟意居常夫婦間相得歡甚也及

置妾則每割牀第之愛。若使其妾得以時御焉。而不以已故妨之者。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意。初橫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時不忍受。其後母病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爲訣。其所分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爲嫌。而併辭其所同得者。嗚呼。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爲難。而能置妾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爲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爲難。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爲難。益其自少知書稗官小說。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輒激烈自詫。恨其不爲男子。余以爲正使其爲男子。

必能磊磊植立不娟妬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汙其身可知也與余弟夫婦間相得歡甚而警戒相成之者尤切始余父宦於外余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動也乃不喜而謂曰子縱不自愛其若汝兄何且又爲之隱護不使人知葢恐以是見尤於其兄而或至於相疎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曰非子之能其汝兄薰染使然葢以是深動余弟而欲其與兄相親善也以是余弟能知彊於爲善而兄弟之好益密爾縱慫臾其間葢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多男子享高壽而竟以無子夭死其死也又以產此則理數之

不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自娠矣既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妾也及自娠矣衆且以不娠之報庶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三日祔於其姑余母任宜人兆之右方銘曰詩詠螽斯詵詵振振嗟彼淑媛罹此不辰讓娠於妾不欲自娠幸自有娠卒災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銘之以垂家人

夏鍾曰只辭金置妾二事翻出一篇文字誌銘中如此瀏亮者絕少先生慣用此法

唐荊川集卷之六終

PL
2698
T35
1681
v.3-4